

## 大海深处有一片坦露的黄沙

大海深处，有一片坦露的黄沙。

我向往！

大海深处的那片黄土，时刻呼唤着我。我朝思暮想，魂牵梦萦，寻找着扑向她的时机……

那一年，说我小，不准去！

那一年，好不容易准许。待我欣喜若狂地拿着草帽赶到海边，小艇早开了。大人也有撒谎的时候。

那一年，我总算硬是爬上了小艇，一阵“尾巴”与“主义”的鼓噪，却又把小艇拴住了。

今天，我终于站到了小小的甲板上。当我随着轻波柔澜起伏的时候，不由得神思飞扬……浪声低吟，锦鳞跃起，飞鸥掠过。我知道这是真的，愿望到底实现了。

啊，大海中的黄沙，我来了！

猛回首，偌大的滨城在晨曦中像张彩照，玲珑清秀，煞是好看，四周除了天是海，除了海是天。朝阳改变了白帆与乌舟的颜色。

“扑通”一声，铁锚抛向水里。到了？

没有黄沙的影子。浩水渺渺，汪洋一片！银滩何处？黄沙安在？大海真的会坦露？神活乎？奇景乎？梦呓乎？迷惘间，我趴到艇舷俯瞰，只见清澈的海水下有一片若隐若现的玄黄，心里才忠实了些许。

果然，神话并不遥远！潮水退后，大海的碧波绿涛凹了下去，如玉的肌肤凸出来。晨彩洒来，金子般的黄土壤，嵌在青黛宝蓝中，瑰丽无比，呈褶皱形的黄沙逶迤舒开，富于旋律的韵味，比一首优美的抒情歌还醉人。艇上的凡男俗女们早已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，穿着裤衩，打着赤脚，纷纷扑向这富饶的沃野。人们扛起螺耙，提起螺箕，开始了一天的劳作……黄沙下蕴藏着丰富的贝类，以车螺（文蛤）最多。要把车螺从黄沙中抠出来，我们使用的工具是螺把。

螺耙，一头有段尺长的扁铁横陷进沙里，一头有根丈长的木柄压有肩头。劳作者双手扶着耙杆，腰稍弯，向后倒进……这是一种逆耕耘，充满了原始的开发美。随着“咿、咿、咿”的响声，一个个又大又肥的车螺便翻到了黄沙表面。这时候，一双双粗手大手老手嫩手，全都成了弹奏劳动交响乐的妙手。每挥一下，便流出一个音符，要多动人有多动人。此情此景，你才会体会到什么叫劳动的甜蜜。像工蜂扑闪于花丛中，我萦绕在螺耙左右前后，硕大的车螺捡在手上，压在萋里，沉甸甸的，我觉得十分充实，悄然间，太阳已把人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，我又觉得，自己一下子长高了许多……

时间在身边滑过，大海很快恢复了原来的样子。黄沙隐去，小艇满载而归，身后又是一片汪洋。

突然，一阵诱人的海香味飘逸而来。接过一碗荡着葱花的螺粥，唏嘘几下，便急不及待地挟起几片螺肉打牙祭。果真不同凡响，其味远非寻常。现捞现尝，鲜美度极高，简直美不可言。我以为燕窝粥或许还要稍逊一筹，要不，人们为什么常吃螺粥而不吃燕窝粥呢？

难怪——

南宁人为它着了迷，成车成丰地往回运；

日本的一个什么代表团，在席间吃了还不过瘾，再私自去搞。将车螺生生地往墙上敲，撞碎硬壳后，连汁带肉往嘴里送；

不少中央首长在下巡的便餐中，四菜一汤总少不了个“白灼车螺”；

在香港市场，车螺极受青睐。国家每年为此获外汇不少；

“喀”，螺肉的一个异物搁住了牙齿运动。

经验告诉我，这东西不硬不脆不尖不利而带有坚韧性，是珠子！当然，说沙子也行。沙子落入螺体中，被揉砺，被酿磨，时间久了，也就成了珠子。沙子是珠子之本！根据这一道理，人们培育了人工珠、造型珠、彩色珠……

这闪光的珠子，来自深海，来自那神奇的地方。我深深地依恋那坦露的黄土地！

哪里有黄沙，那里就有珠子！我不得扯起了思绪的风帆……

刘海贤